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 编

王德丰先生紀念文集

馬誠途題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 编

呂德申先生紀念文集

馬誠途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德申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301 - 10452 - 1

I. 吕… II. 北… III. 吕德申 - 纪念文集 IV. K825.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3665 号

书 名：吕德申先生纪念文集

著作责任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 编

责任编辑：王 莹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301 - 10452 - 1/K · 0439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38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z pup@pup.pku.edu.cn

印 刷 者：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4 印张 插页 8 393 千字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吕德申先生生平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文艺理论家吕德申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 2008 年 12 月 26 日 16 时 30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87 岁。

吕德申先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49 年初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文联”，1952 年 9 月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53 年 6 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54 年夏至 1956 年秋，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党支部委员；1956 年秋至 1965 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20 世纪 60 年代初以后，先后担任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副主任、主任。

吕德申先生 1922 年 10 月 18 日出生于浙江省缙云县壶镇。1938 年 1 月至 1940 年 12 月，在浙江省立台州中学高中部读书。1941 年 9 月考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在大学期间，先生刻苦求学，同时追随闻一多等进步教授，投身爱国民主运动。这前后，亦从事文学创作，有多篇小说作品见诸报刊，在读者中引起过良好反响。1945 年 8 月由西南联大毕业。1945 年 12 月至 1946 年 5 月，在昆明昆华女子中学任国文教员。1946 年 9 月至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曾兼读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导师是杨振声教授。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协助系主任杨晦先生筹建文艺理论教研室，后任文艺理论教研室副主任，主持教研室日常工作。

1954 年吕德申先生协助杨晦先生举办由苏联专家主讲的文艺理论进修班，各地高校选派教员来进修，影响深远。1955 年起，先生在中文系率先开设《文艺学引论》课程，此后连续讲授数年，积累了丰富经验，对建设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体系和构建大学文艺学基础课的框架作出重要贡献。

在近半个世纪的教学活动中，吕德申先生为本科生、研究生、进修教师讲授“文艺学引论”、“文艺思想研究”、“马恩列斯文艺论著选读”、“建国以来文艺思想史”、“中国古代文论”、“文艺理论专题”、“文艺理论基本问题

研究”、“马列文论专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艺思想研究”等课程,培养了一大批文艺学教学和研究人才。

1961年8月,中宣部、高教部组织成立高校文科教材《文学概论》编写组,蔡仪任主编,吕德申先生任编委。1964年1月《文学概论》初稿基本完成,后编写工作因故暂停。1978年,蔡仪主编召集原在京编委吕德申等人对初稿进行审读,修改定稿。在此书的编写修改过程中,吕德申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起了重要的骨干作用。《文学概论》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供各高等院校使用,成为迄今最具影响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之一。1973年,北大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教师同1970级学员编写了《文艺理论基本问题》,吕德申先生负责修改、定稿工作,1975年作为北大内部教材出版发行。1975年秋,吕德申先生组织文艺理论教研室同事与中央音乐学院等六院校的进修教师合作,编写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著作选读”课的辅导教材,由先生负责最后的修改定稿,1978年作为北大内部教材出版发行。1980年,先生与张少康负责编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1986年经修订再版后,作为高校文科教材,供各高校使用。1990年,由先生主编、教研室同事集体编写的全国高等院校首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1年,受国家教委委托,先生主持编写了《文学概论纲要(指导意见)》。1994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大辞典》,先生为主编之一。该书被出版署列为国家“八五”重点工程,1999年获文化部第一届文华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吕德申先生还撰写了许多重要论文,如《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点理解》、《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产》、《马克思恩格斯的典型论》、《普列汉诺夫文艺观的几个重要方面》等。吕德申先生对马列文论文献的梳理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说和学说史的研究,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2006年,吕德申先生荣获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颁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

吕德申先生在中国古代文论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多有建树。先生的专著《钟嵘〈诗品〉校释》198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0年修订再版。此书是新时期研究钟嵘《诗品》的代表性著作,出版后深受学界好评,成为一些重点高校“钟嵘诗品研究”专题课的指定教材或参考文献。吕德申先

生承继杨晦先生的心愿,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学科的规划和建设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吕德申先生一生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作风纯厚,行为方正;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努力工作,无私奉献;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所作著述,功力扎实。他是一个党性很强的人,几十年来,一直恪守党的宗旨和思想路线,遵守党的纪律。他不务虚名,甘当“人梯”,对学生言传身教,培养学生树立好的学风和文风,深受学生们的爱戴和敬仰。吕德申先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一生桃李满天下,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吕德申先生的逝世,是我国教育界和文艺理论界不可弥补的损失。吕德申先生的品格、精神和业绩,将激励我们在今后的教学和科研中取得更大的进步。

目 录

| | |
|-----------------------|------------|
| 吕德申先生生平 | (1) |
| 纪念文章 (1) | |
| 悼念吕德申同志 | 马识途 (3) |
| 悼德申 | 杨 起 (7) |
| 悼念德申同志 | 姚殿芳 (8) |
| 悼念德申 | 汪子嵩 (11) |
| 怀念德申 | 赵震炎 (30) |
| 怀念我中学的同桌好友吕德申同志 | 魏宝清 (33) |
| 忆德申 | 项一飞 (36) |
| 怀念吕德申先生 | 吴小如 (38) |
| 纯真、率直、博学、忠诚 | |
| ——怀念吕德申同志 | 赵宝煦 (41) |
| 悼念吕德申教授 | 张友仁 (44) |
| 怀念德申 | 郭良夫 (46) |
| 永久的怀念 | 吕乃岩 (48) |
| 缅怀德申同志 | 吕慧鹃 (50) |
| 心香一炷悼故友 | |
| ——沉痛悼念吕德申教授 | 岳凤麟 (55) |
| 怀念吕德申先生 | 杨汉池 (58) |
| 悼念吕德申老师 | 白化文 (61) |
| 那变得遥远的一切 | |
| ——忆吕德申先生 | 谢冕 (63) |

| | | |
|----------------|---------|-------|
| 品德崇高才不外露的吕德申先生 | 曹先擢 | (66) |
| 怀念吕德申老师 | 张 炯 | (68) |
| 怀念吕德申师 | 马振方 | (71) |
| 送别德申先生 | 严家炎 | (74) |
| 经师易求，人师难得 | | |
| ——为人师表吕德申 | 涂 途 | (76) |
| 悼念吕德申先生 | 王元骧 | (86) |
| 我心中的吕德申先生 | 刘庆福 | (87) |
| 忆吕德申先生 | 潘翠菁 | (88) |
| 怀念吕德申老师 | 段宝林 | (90) |
| 严肃而沉稳的老师 | | |
| ——追念吕德申先生 | 费振刚 | (93) |
| 低调而闪光的人 | | |
| ——怀念吕德申先生 | 孙玉石 | (98) |
| 与吕先生相处半世纪 | 张少康 | (106) |
| 向敬爱的吕德申恩师学习 | 闵开德 | (112) |
| 吹尽狂沙始到金 | 周兆新 | (115) |
| 吕德申先生与文学概论 | 刘 焰 | (116) |
| 我的大一老师吕德申先生 | 袁良骏 | (125) |
| 走好，吕先生！ | 李醒尘 | (128) |
| 悼念德申叔叔 | 沈虎维 | (131) |
| 吕德申先生二三事 | 李思孝 | (132) |
| 一位可亲可敬的师长 | | |
| ——深切哀悼吕德申先生 | 诸天寅 | (135) |
| 回忆跟随吕德申老师学习的日子 | 张 前 潘必新 | (138) |
| 深切的怀念 | | |
| ——哀悼恩师吕德申先生 | 蔡秀华 | (140) |
| 一片冰心在玉壶 | | |
| ——悼念恩师吕德申先生 | 陈熙中 | (143) |
| 一丝久远的记忆 | | |
| ——吕德申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 | 钱 竞 | (146) |

| | |
|--------------------------|-----------|
| 学有疑难可问谁? | |
| ——回忆吕德申先生 | 毛庆耆 (149) |
| 回忆我的导师吕德申先生 | 杨星映 (154) |
| 吕德申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 | |
| ——从他的学术性格和风范谈起 | 董学文 (156) |
| 胸中海岳梦中飞 | |
| ——忆吕德申师兼记他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工作 | 曾镇南 (166) |
|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读后感 | 曾镇南 (185) |
| 痛望空斋忆旧事 | |
| ——怀念吕德申先生 | 郑晓华 (191) |
| 深切怀念新中国文艺学的先驱吕德申先生 | 汪春泓 (193) |
| 德业永驻,风范长存 | |
| ——缅怀德申师 | 余忠荣 (196) |
| 兰竹品性 | |
| ——记中文系吕德申教授 | 王丽萍 (202) |
| 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 |
| ——沉痛悼念二哥 | 吕德贤 (205) |
| 沉痛悼念我的姐夫德申哥 | 李季浩 (208) |
| 我心中的父亲 | 吕 舟 (210) |
| 给爸爸的一封信 | 吕 禾 (214) |
| 吕德申赞 | 张怀瑾 (217) |
| 挽吕先生 | 张文勋 (218) |
| 风范永存 | |
| ——深切怀念吕德申先生 | 张兴根 (219) |
| 挽联、唁电 | (221) |
| 吕德申生平事略 | 李一华 (243) |
| 附录:沈从文先生来信全文 | (265) |

| | | |
|----------------------|-----------|-------|
| 吕德申早期文学创作及评论文章 | | (275) |
| 孩子 | | (277) |
| 花斑鱼 | | (286) |
| 兄弟之间 | | (293) |
| 孤独的老人 | | (299) |
| 老祖母 | | (303) |
| 黄昏 | | (311) |
| 母子 | | (315) |
| 山羊胡子的公公 | | (322) |
| 元宵节后 | | (324) |
| 太医 | | (331) |
| 夏天 | | (333) |
| 小学校教师 | | (336) |
| 一生 | | (342) |
| 侏儒 | | (347) |
| 论吕德申小说创作及其与一种文化精神之联系 | 孙玉石 | (353) |
| 敬谢 | | (371) |
| 编后记 | | (373) |

纪 念 文 章

悼念吕德申同志

马识途

好朋友吕德申教授走了，虽然这是去前年就预料到的事，可是他的爱人李一华同志打来电话告知噩耗时，我还是十分震悼，近 70 年的交情，欲断难舍呀。

我认识吕德申是在 20 世纪的 1941 年秋天。我们同时考入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入学报到后分配在昆华中学宿舍同一间寝室的同一个小组住宿，我在上铺，他在下铺。我才把被卷铺好爬下架子，就看到他正躺在床上专心一致地看着一本书。我和同组的另外两个同学齐亮和吴国珩打招呼，互相介绍，说起闲话来，吕德申还是不理不睬地只顾看他的书。我就和他搭话问：“这么用心，看什么书？”并不客气地翻书皮一看，是朱光潜教授的《文艺心理学》。他只是笑一笑，比较冷淡。我想他大概是中文系做学问啃书本的老夫子吧，这和他那稚嫩的小个小脸太不相称了。

吃中饭的时候到了，我和齐亮、吴国珩拿起碗筷，叫他一块到食堂去进行“抢饭斗争”。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学生伙食团能分到糜米也不够数，伙夫把大瓶子抬出来，同学们便一拥而上，围着用饭碗去挖那瓶子里的“八宝饭”（所谓“八宝饭”，就是夹杂着糠壳、稗子、草根、泥沙的糜米做的饭），这真是一场“生死斗争”。我和齐亮挤进去了，吴国珩却不屑地站在一旁冷笑，吕德申还谦虚地站在圈外，等待机会，这样一来，他挖到的饭自然就不多了，但他却并不像别的迟到的同学因为没有吃饱而大声埋怨。和我们一块回到寝室我们用布围起来的那个小天地里，这时，吴国珩从床下拉出一个饼干桶，倒出饼干，自己吃，也叫吕德申吃，连在“抢饭斗争”中并不落后的无需补充的我和齐亮也沾了光。这个吴国珩，穿着新阴丹士林洋布的长

衫，头发梳得油亮，脸上可能还搽了雪花膏，那么白净，一定是一个官宦子弟，和吕德申那清瘦的脸，恰成对比。

我们就着水吃着饼干，互相询问并各自介绍。他们三个都只有 18、19 岁，都是才从高中毕业考进在大学的。我的介绍却是让他们十分惊异，我已经 27 岁的老家伙了。当然，我不敢把我长期从事地下党工作的真实身份告诉他们，只说是家贫，教了几年小学后才考入大学的。于是他们从此叫我老大哥。当时，是党的南方局让我隐蔽到联大，准备长期潜伏，相机做学生工作的。根据南方局的“三勤方针”，我首先要做的是和同学交朋友。我和齐亮一见如故，这是我首选的工作对象，吴国珩像个公子哥儿，我当时没有打算对他做工作，而吕德申是贫苦出身，为人老实，他也是我工作对象。

我和他们三个人朝夕相处，一同听课、一同吃饭，更要紧地是把他们拉到街上小茶馆里去喝茶、读书、走棋、打扑克、闲谈。那时西南联大的同学把课余时间大半打发在校外的小街茶馆里，读书喝茶或闲谈。我们四个人很快成为朋友。对齐亮，我几乎没有怎么下工夫，便心心相印，无话不谈，后来才知道他在南开中学时便已经是地下党员了，只是组织关系还没转过来。他说，一看我就知道是大有来头的人。我们两人都决定对吕德申做工作，至于吴国珩只是相机行事。

我们四个人都爱好文学，我有意识地向他们介绍并共同阅读进步文学作品，他们都喜欢读。我们还互相交换自己的作品，吴国珩的散文诗，读起来荡气回肠，吕德申的散文十分清纯，颇有朱自清的风格，他本人也喜欢朱自清。齐亮写诗，特别喜欢艾青，常常朗诵《向太阳》，当然我知道他是想推动他们思想进步。我则凭我的生活经验，写起小说来。我从文学交友入手，一心想推动他们思想进步。

出乎我和齐亮的意料，“无心插柳柳成荫”，吴国珩倒是从爱好文学而思想迅速进步起来，在联大 1942 年 1 月的“讨孔运动”中，他不但和我们一起上街游行，还主办了一个学生壁报，后来一直跟我和齐亮参加联大的进步学生活动，以至参加了党的秘密组织“民青”，成为“一二·一”昆明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主持宣传工作。我和齐亮离开联大后，听说他入了党，被派到滇南教书，后来参加解放云南的游击战，不幸在金平阻击国民党逃遁部队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而吕德申，他也倾向进步，对我和齐亮的政治面目十分清楚，同情我们

为解放而斗争。痛恨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联大的学生“讨孔”运动上街游行他也参加,但是只此为止,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我们想催促他走向进步和革命,他止于进步,不想参加革命,他一门心思向往西南联大萃集的大批大学者大教授,想从这些大师们那里讨得真学问。他甚至放弃了可以写散文成家的愿望,一头扎进书堆里去,直至1945年以优异成绩在中文系毕业,不久即被杨振声教授(曾是中文系主任)引荐到北大,担任助教和研究生,从此他如愿以偿,真正走上了文学研究的道路。这是我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到北京开会,回到北大和他见面才知道的。当时我们见面时,他没有谈他的学术研究,却特别对我说他入党了,很引以自豪的样子,同时又有些抱歉地对我说:“我在联大时,辜负了你和齐亮对我的栽培,你们费了大力气,我却冥顽不灵,没有跟你们走上革命道路。直到49年快解放了才下决心加入共产党。”我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革命不分先后嘛。”

本来他以为告诉我他入党的消息会叫我高兴,其实那时我的想法却是希望他在学术研究的路上走下去,不一定要卷到政治里来。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当了地方官,混了几年,才知搞政治并不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特别是在白区工作过的地下党知识分子好过的事。有些事并不如我们在大学里,特别是像西南联大这种民主、自由、开放的大学里我们所向往和追求的一样,我感到并不愉快,老想回到学术研究部门工作。我在联大中文系学的语言文学专业,我们系主任罗常培是这门学科的权威,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中国语文研究所所长,我去看望他时,他就有意要我去他在的那个研究所当党委书记,他说:“我当所长,我的学生来当党委书记,那是最理想的了。”而且他真的通过科学院来调我,我也曾很动心,但因我当时是四川省的建委主任和建设厅长,忙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地方上哪里肯放我走,想归队也没能如愿。偏吕德申却入了党,还当了党支部书记,还很自豪地告诉我,他却不知道我以为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是专搞学术研究为好。

新中国成立以后,要在我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并且要在文艺界和大学占优势地位,这是很迫切的学术任务,也可以说是很迫切的政治任务,所以请苏联这方面的专家来讲学传经,任务很重。我知道组织上很信任吕德申,把这个接待苏联专家和组织讲学的任务交给他,从此他把他的学术研究,定位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了,而且尽心竭力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参加这方面的学术活动,编辑出版这方面的专著。

这个时候,阴差阳错,我竟身不由己地从建设和科学部门调到中央西南局和省的宣传文艺部门担任领导工作,深知宣传和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重要性和严肃性。要符合宣传文艺领导意图的研究导向和学术活动定位,特别是编辑出版大学教材式的文学教程,更是不能稍有怠忽的。以后的许多年,我每到北京,都要和吕德申交谈这方面的事,我知他的甘苦,也知他付出了多少心血。可以说他所参加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研究和学术活动,称得上起中流砥柱的作用。他们所编辑出版的有关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教科书式的著作,即使时移事迁,恐怕至今仍然是在大学和学术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重要参考书,假如不能说是经典著作的话。吕德申付出毕生的精力,总算有过辉煌的成就,也就死而无憾了吧。

不记得是十几年前的哪一年了,他到成都来参加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讨论会。他请我参加,我也不揣冒昧到会祝贺并讲了点自己的看法。他会后到我家里来辞行,对我说,我讲的观点他基本同意,但是崇尚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者,是不可能同意的。他送了我两厚册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术著作汇编本,我随便翻了一下,才知道要在中国建立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并非易事。吕德申就是致力于这个工作的。他还谈到建立这个学术的正确观点,实在不容易,有西方的、苏联的、我国的不同观点,说不上谁是正统的,百家争鸣吧。不过在中国还是要力求有一个比较大家认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观点才好,但是众说纷纭,甚至有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更不要说要形成主流文艺学观点了。听了他说的这些,我告诉他说,这恐怕要经历一个长时期的学术研究过程,而我们作为正统的某些文艺观点,也未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还得经过文艺实践来检验。

吕德申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中国将继续下去,他所留下的研究成果,无论完满与否,总算是在中国的这方面的研究途中抛下的铺路石吧。一个人在科学的历史长河里,能够作出一点阶段性的贡献,即使是一得之愚,也不枉此一生了。

德申,走好!

悼 德 申

杨 起

德申仙逝，实乃文坛、教育界之巨大损失，今闻噩耗，不胜沉痛。
德申走好！

杨起（地质大学院士，杨振声先生之子）恭送
2008年12月31日